

生路

月刊



寧海縣動員委員會宣傳股編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一日出版

第十四期

復刊詞

編者

本刊停版了半年多，現在在三十年的新年，又重新和各位讀者見面了。想各位處不至就感到生疏罷？

本刊在過去幾月的脫刊，原上，部是在人事上的關係，其他方面的問題較少。在這一段時間內，我們對讀者除了表示十二分的歉疚以外，沒有別的話可說。各界讀者與作者的來信探問，我們也沒有什麼可以回答。現在讓本刊的重新和各位見面，來說明我們並沒有願意放棄我們的責任罷！

回憶本刊在過去的三十九期中，無論是在內容上，形式上，覺得都不夠合於我們的理想。又因稿件的脫節，與印刷的困難，往往不能在預定的日期出版，更是我們所想像法改善的。本刊既已有了這一點短弱的歷史，我們下着決心，必須要把它繼續培育下去。在內容上，無論論文雜訊，插畫，文藝等欄，都務求具體切實，適合每個讀者的胃口；形式與出版日期，亦務求改革與確定。但是我們覺得每一刊物的進步，除了負責者的努力之外，必須要讀者與作者們共同來幫助的。

在稿額上，因為本刊經費的短拙，不能和理想相合，但現任從多方的努力，已經能比過去略略提高了些。當然，我們可能的時候，還是希望再提高。同時我們聲明，本刊採納稿件，是絕沒有地盤與界別的，我們最希望各人能多多的稿！

在第一期「生路」內曾說：「本刊命名『生路』，在生死與永生，路是光明之路，換一句話說，必須在死裏以自力求生，而繼而達到光明之路。」本刊戰已走上第四個年頭，實際形勢益形好轉，各方面都取得主動地位的今日，我們覺得的心更不無欣慰的與，抗戰信念是益堅定了。但是，在勝利的光輝已經出現的時候，必須去加緊完成最後的一筆，繼續的在荆棘中前進，探索這光明燦爛的新「生路」！

各位讀者，我們大家努力罷！

目錄

- 復刊詞
- 三十年之展望
- 半軍來的軍機說
- 敵機自次炸彈專術
- 解決抗屬問題之商榷
- 從楊金宇說起
- 金小村
- 基石

編者
 蔡兆麟
 卜昇華
 又凡
 深子
 阿
 樂
 魯平

三十年之展望

蘇兆麟

「三十而立」，我們看中華民族不斷地向新生、健碩的光明大道邁進，而迎着這歡愉的三十年新春，使人有無窮的興奮與鼓舞。我們回顧着過去，展望着中華民國的未來，在軍事、政治、經濟、與國際形勢各方面，都有顯著的進步。今特分述如下：

一、軍事方面：去年一年中，我們在軍事方面，收獲極大，可以說連戰皆捷，攻無不利。如桂南、綏西、鄂北、浙東各役，尤為舉世大者。我們預料今年敵將積極南進，侵略南洋，這點點可拿破撤往南軍隊，與集中海島島諸打即可知。如果南洋（無論荷印或馬來）掀起戰爭，暴敵必定要感弓兩開面，無處可調之苦，削弱在華軍隊的力量，沖沒在華軍隊的士氣，當然沒有疑問。而我們有計劃的實充實與量的增加，今年已這長足的階段，用我們新銳以襲其疲竭，自然可以一擊而破。今年是我們的反攻期，是我們的勝利年。

二、政治方面：我們要健全政治基層的機構，充實地方的力量，謀取黨政的連繫，官民的合作，政教的合一，所以要在今年實行新縣制，可以說縣制是抗戰的後援工作，建國的基本任務；三民主義實施的工具。這是 總裁苦心孤詣，親自訂定的，我們自應齊心協力，竭勞盡瘁，那末三十年不但是抗戰勝利年，就是建國的成功年，或許也會與之俱來。

三、經濟方面：有人以為物價的騰貴，是中國經濟恐慌的現象，實不盡然。物價因受戰爭的刺戟而致不斷增高，這是歷史的實例；但是衡諸我們的情形，却不得不說其要以農民的囤積，商人的操縱，工價的昂貴為主要的原因。我們如以農村、商市、與勞工的經濟狀況看來，反比戰前繁榮，充裕。這是說明民間經濟（尤 農村經濟）並無恐慌情事的發生，也足中國經濟基礎的仍安如磐石。這與歐國內因生產停頓，來源缺乏，而致物價騰貴的情形完全兩樣。最近英美蘇對我貸款，他的國政在四十萬萬元以上，因此我國的法幣平準基金，與抗戰軍火來源，絕對不會匱乏。如果我們就西南、西北經濟建設的偉大來看，對於國家經濟的前途，尤有樂觀的理由。

四、國際形勢：自去年十月間，暴寇加入三國同盟以後，英美蘇各民主國對日態度日趨強硬。「遠東慕尼黑」的恐怖，已經無形打破。最近英美在太平洋上合流性加強，作合力制日之準備，同時並加強對我的援助；蘇聯在遠東的立場，也是同英美一致。所以我們預料今年太平洋上的形勢，必有極大的變化，放火的野孩子，必定會受到極大的打擊。我們再看歐戰局面，意大利在北非、在巴爾幹、而德攻英的實地，必有三延期，軸心國的聲勢，大有一落千丈之勢。德日對英的隔岸觀火，尤其是三國拆伙的起點。如果德國因感受美不斷援英的威脅，對美有所動甚至宣戰，那末暴寇必將被迫履行三國協定而與美國宣戰，它的結果必然會墮回燬滅的深淵。以國際的現狀來觀察，我們格外有勝利的把握。有人以為中國接收了英美蘇的援助，會使抗戰變質而為帝國主義戰爭的危險，真是覺醒之論。我們爭取國際，但不依賴外國，外交形勢經我們四十餘年的抗戰，而走上「獨立自主」主動的形態，絕不會隨之而變質。

我們爭取國際，但不依賴外國，外交形勢經我們四十餘年的抗戰，而走上「獨立自主」主動的形態，絕不會隨之而變質！

半年來的甯海稅政

卜昇華

一、前言 語云：「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晨」，各種事業，在一年開始的元旦，都應當劃分一個段落，對於未來的工作，作一番新的計劃，以求更進一步的成功，對於過去的工作，尤應有一番切實的檢討，以為改進的依據。稅政關係整個國政與全體人民，假此新年見面的機會，將半年來整頓的情形，述其梗概，就正於社會各界人士，當維是必要的。

稅務局為什麼要成立，他的使命是什麼，這是在們首先須要說明的。依本省實行三年財政計劃之規定；劃分省縣財政，革除積弊，厘正稅制，廢除苛雜，充裕稅收，健全機構，以期澈底整理，樹立戰時財政之基礎，輔助財政之發展，稅務局即本省三年施政計劃而產生。它的使命，歸納起來，便是如何如兩字或影響稅務和增裕稅收兩大目標。

惟自來政治之良窳，半存乎人，半在乎制。有優良的制度，可使行政人員有所取則，不至人自為政，混亂顛倒。但必須有賢明的人員，去善於運用，庶功效可期。倘使單有優良的制度而無賢明的人員，勢必制度自制度，事實自事實，法為具文，依然無補的。倘使單有賢明的人員而無優良的制度，則政策因人而異，刑責任情而殊，永無正軌可循。

二、亦難免有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之嘆。整頓稅政，理亦同然，人與制度，兩無偏廢，始能奏效。稅務局的制度 稅務局的制度，內部採用聯綜組織，將征收，出納，會計，審計四大系統，各自分立互相制衡，征收的工作，如稅額的編查，豁免，稅款的核算，催征等，由征收課辦理



日本總崩潰的年頭——勝利年

王德鄰

。但徵收等款，不在征收課而是由金庫（銀行代理）直接派收。人員既收，每日分明報繳省縣庫，由縣收據，又另由總務課票據課製給，按日帳目的簿記，由會計室經辦，核算稅額，每收完稅，即給出據，登記帳目，既各自分立，互相牽制，浮收中飽等弊，自可杜絕。至於收支各種款項，都須檢閱單據，呈交審計處查核，絕無不問不察混。混淆歸為的目的，在這制下做到了。唯稅務人員，除了正當薪給收入之外，便沒有在稅款上分利的餘地。因為派收人員不能再管串的緣故。帶串游征的田賦征收方法，亦於這制度下淘汰了。爲便閩南人民，便於完納賦稅起見，故又在長南海林岔路各地，設立稽征收，使賦稅幾莊的賦稅，可在稽征收完納。一種新制度創行的時候，人民不大習慣，或許會有不便的感覺，這是必然的，但過了相當時間，自然能消滅不便的感覺而見到它的優點。本局施行半年來，無寧感難行的現象，這就是新制度成功的佐證。

三、半年來的人事 前面講過了優良的制度，沒有賢明的人員還是不夠的，所以人員的任免受限制，我們也要盡最大的努力。當然，要機關中個人都是精明強幹有超階級的能力，事實上不是頃刻之間可以做得到的，但拿這關係來按插一批混飯吃的冗員，這是不我們期期以爲可惜的。因此，我們對於人員的任用，靡不抱人主主義，廣爲羅致。慎重改選。自去年 月成立以來，曾舉辦三次征收員警考試，務求操守廉潔，沒有過去稅務人員以貪污爲常態的惡習，能力足以任使，才予叙用。既選局工作的人員，其操守能力適稱的，則予以安心服務的保證，不遺稱或行爲不檢工作不力的，則又毫不姑息的予以廢懲或免職。

事業是在不斷地進步中的，知識能力，也須不斷地予以補充，才不至落伍，中才之人，可以爲善可以爲惡，是又須不斷地予以提撕警惕，庶不至於固步自封或流於墮落。本局對於職

員之私生活，均加嚴格的管理，除特殊訓練外，以座談會的形式，共同切磋惕勵，其真以一身如玉，作爲最重要的銘言。以砥礪品格，造成新風氣。雖不贊以個人賢明自誇，不熱揚誠以告社會，知道我們是在向着新的途徑邁進。

四、半年來的工作 新制度的確立與人員的磨礱，已經替本縣稅務，做了一番開新的工夫。但這不過爲辦理稅政的基礎條件。對於工作，在半年中，要百廢俱舉，自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的企圖，也不過是依照預定計劃，按步就班，實事求是，循序以進。短短的半年光陰過去了，我們除了日常事務——征收稅款外，並盡最大可能的完納欠稅，所有征起的賦稅，均經分別繳解省縣金庫，並按期依法以數字報告於省各廳處與本縣政府，茲不贅述。惟幾件有關整理稅務的事，值得提出報告的：

(一) 稅則公開：過去一般征收機關的陋規，常常將稅則稅率，秘而不宣，稅票收據上面，復橫一戳，暨一印，模糊不清，納稅人究竟應納多少稅，既無法查問，又無法核對，蓋必如此，始可留個混水摸魚的餘地。本局深痛是項陋習之存在，故將所有應征各項賦稅的章程，無不一一公布，凡稍稍留意的，都可以一查明瞭，即使不會查的人，來詢問時也無不樂爲解答，以期普遍瞭解。至於收據，復力求簡單明瞭，易於核算，人民如果不懂如何核算，我們並盡可能地解釋計算方法。現在我們更計劃着將納稅手續，逐步改進，期望做到納稅人前來納稅，能非常迅速確實、簡而易行，如購買郵票，寄一封信那般便利的地步。

(二) 公允負擔：過去征收人員，又有一種畏強凌弱的陋習，所以大戶人家的錢糧，可以欠幾十年不完；對小戶人家則如狼如虎浮收敲詐，無惡不作。我們對於公允負擔一點，也下了絕大的決心，譬如欠賦的普遍清追是一事，契稅的嚴厲查拏

實又一事，此其爲保障正式商號的營業並增裕稅收起見，對流鶻或臨時商人的營業，無論投行商販與非投行商販，亦普遍征收營業稅。謹以此類，不但收了公允負擔之效能，充裕稅收亦自是兼達目的了。雖然一小部份人，認爲我們辦事未免認真，感到向來未有的痛苦，實在是國民都要求平等的享受國家之保護，則對於國家亦應平等的盡其應盡的義務呢。

(三) 帶正稅制：省縣各種稅章，種類繁多，關於省縣稅制制度上有些不合戰時需要的或予加強補充的，本局在十一月全省稅務會議時，已將與興改革之處，條陳省方，以供採擇。關於縣稅部份，本年八月間，本局亦曾同縣府，依照法令規定手續，召集了一次各法別開稅會議，承各法團贊助之下，完成了一次初部的整理，並且，將所有以前停滯在包征制度下的各捐，陸續收回自辦，將來要達求精的地方固然尚多，這件工作，也算是奠定了釐正稅則的初忱了！

五、兩點希望：在本會二年施政計劃中還有許多工作待 們去完成，我們不敢以半年來幾件工作而謂自待，並且覺得有許多地方未能達到預期之目的，千萬分汗顏，但衆人之事，必須衆人共同努力，始克有濟，有兩點意見，貢獻本縣各界人士，希望 們我們共襄助的：

(一) 自動納稅：納稅爲人民應盡義務，在國憲一早有明文規定，亦是人人皆知的事。當此爭取勝利的時候，有錢出錢，更是義不容辭。凡應納的賦稅，無論田賦附加業稅稅捐稅以及臨時商販營業稅等，都應盡先於開征的時候，或臨時投局清繳，既不偷漏隱匿，亦不拖延積欠，用不到政府攤催查糾，一則盡了國民應盡之義務，間或盡了愛國之熱誠，二則免了查緝問辦的痛苦，實在還是一件快樂的事情。必如此，庶可達到一無漏無欠一一自動投納的目的。而在我們征收機關方面，還大可以節省一部份人力與財力來多做些福國利民的工

作。

(二) 揭發奸宄：納稅的手續，頗有不少人民，未能明瞭；又有 部份人民，希圖偷稅，因此，常有不肖之徒，利用這種弱點，在 假借本局征收人員名義，招搖撞騙。本局爲避免人民無謂損失起見，曾三次布告，凡本局人員出外征收稅款，一律佩有本局證章並擊給收據。如無本局證章或收款而不給收據者，人民應拒絕繳納。如有流動商販繳納營業稅，應到就近稽征所辦理納稅手續，取得納稅證件方可。但本縣境界遼闊，仍不免有人假借名義招搖撞騙，妨害本局信譽，本局人員有限，耳目難周，希望各界人士，盡量將這種招搖撞騙的事情，向本局告發或連人扭送本局，自必依法嚴懲，俾免人民無謂損失，而稅政信譽亦免於墮毀。

以上所述，不過是本局工作的一個梗概，掛漏之處尚多，各界人士如有賜教，不勝幸甚！

總 裁 訓 詞

「國民月會的組織，就是我們抗戰民衆的精神堡壘，所以我們必須澈底實行，而且要始終無間，這樣力行下去，比任何鋼骨水泥砲台還要有價值還要有力量。」

敵機首次慘炸甯海

又凡

前言

十月六日，敵機首次慘炸甯海，筆者於敵機去後，即到火場施救，並參加善後委員會辦理救濟調查等工作，為時一月，以身歷其境，感觸頗多，雖時隔兩月，然創鉅痛深，猶有抽暇追述之必要，讀者當不以明日黃花視之也。

甲、抗戰三年來恬靜的寧海

(一) 寧海素描

這處在三門灣象山港中間的寧海，自晉太康立縣到現在，已有一千六百七十五年了。擁有兩百萬畝的面積，廿四萬一千的人口，東南北三面濱海，惟有西北是崇山峻嶺，全境山約佔十分之六，水佔十分之三，平原僅有十分之一，物產饒漁鹽，米麥雜糧，常年差可自給，東北兩鄰的穀類，除釀酒製糖及其他食用外，每年約有二十萬石運往上海，兩根各地，西北產竹木柴炭茶筍，手工業近亦發達，除鹽灘，薑七莊每處產中元紙烟樹產陶器外，城內李雲波等三番之柴林人物，實為優美的欣賞藝術工業，尤稱本縣特產，外籍人士到本縣者無不稱讚，至於紡織工業，亦隨抗戰怒潮而興起，輕色人機章緞，吳仁涵，董君芳等之提倡，東城鄉已有織城，華成，豐金等四五家，苗女工數百人，交通方面原有寧海路通甬杭，自廿七年破壞後，現賴郵船代步，海面受封鎖，水路不能自由航行，全縣現有學校一百六十八所，城北之縣立初中，鄒潘、華兩任校長之努力，規模設備數日在進步中，黨務經蘇兆麟氏兩年來之領導勞劇，發展迅速，在亭台兩層，不可多見，現有黨員近三千，區分都團十四所，民衆運動亦日漸發榮滋長，農工商教婦佛等縣會均已成

立，因係明備方正學先生故里，所以風風敦厚，崇尚正氣，不論教育界，社會青年，及士紳，絕無派別，更沒有明爭暗鬥彼此傾軋現象，外籍人士之來本縣服務者，不論在黨政軍法教育各部門，工作均能順利進行，又如天台籍之在理髮轎夫兩業，兩錢籍在雜貨衣莊兩幫，永康籍之鐵匠，以及臨，黃溫籍之在軍警界，散佈全縣，為數可觀，因本縣人性和善，心無芥蒂，絕不排擠嫉妒，故不久即行同化，龜宅實處，樂居此邦，而思歸了。

(二) 抗戰來的貢獻

抗戰三年來，我們寧海雖是人口平常經濟落後的二等縣份，可是對於出發出力，還算能竭盡力量來貢獻，出征壯丁五千九百四十八人（廿五年至廿九年底止），救國公債捐出十四萬，女同胞手製的布鞋一萬二千多雙，咸繼光餅四十萬（重三千斤），是派員專送至省城（是廿六年十一月），三年來的（一年一度）表衣捐運動，「七七」獻金運動，殺汪勤奸運動，傷兵之友，重軍生產勞軍，慰勞前線將士信件，春禮勞軍，以及慰勞敵海抗戰將士，捐棉衣救濟災區同胞，總計所貢獻的不下三十餘萬，任何運動，只要省方發起，本縣總是踴躍貢獻的，從沒有一次寂寂無聲，不理不睬的啊！

(三) 三年半中的受驚

打開浙江地圖來看，本縣地處國防前線，未到本縣的外籍人士，以為寧海地處東海，北接甯定，南毗椒浦，最易受敵艦敵機威脅，隨時有成爲淪陷區域可能，雖知抗戰三年半中，雖在廿六年底首都省會失陷之說一度受驚，廿九年一月暴敵渡江進犯蕭山時，亦曾一度吃緊，廿九年七月敵鎮海是第三次受驚，在每次受驚時，一般胆小民衆，也曾搬移箱籠，到鄉下逃避，可是不到十天半個月，

仍是擲回，內外敵機當常過境，敵艦不時開炮，然而慘影炮聲，民衆司空見慣聽慣，毫不恐懼，也沒有大批中央軍來過，甚至我可敬可愛的受傷將士也沒有來一個，寧海終究是恬靜的，三年半來還很平安的站着。

乙、慘炸實況

(一) 投彈情形

正在我們預備着與高彩烈慶祝廿九年的國慶節前，敵人送來了酷毒的禮物，使恬靜的寧海，頓時變成了血肉狼藉，鬼哭神豪，悲慘陰森的世界，十月六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半許，太嗚掛在東方高空，微風吹來帶着溫和的陽春意味，天上無纖雲掩蔽，教堂鐘聲叮噠，教徒們正唱着讚美詩，鄉下人羣來趕市（是日適逢市），大商店正很熱鬧的做着買賣，突然自東南方來了四架敵機，因電話發生故障，防空監視哨來不及發緊急警報，一般民衆不能逃避，大家那時躲進屋內，首先兩架同架一架，一到城區上空，即放訊號彈，隨後兩架亦來，即更開投彈，先後約二十分鐘，投彈五枚，（均係五十磅）第一彈落南門楊家菜園，第二彈落大北門中學前獨宅，第三彈（燒夷彈）落西門大街趙源泉魚行，第四彈落縣立中學天井，第五彈落西門西山廟，敵機于投彈完畢後，先後向北飛率化而去，並投下大小石塊，擊傷民衆數人。

(二) 死傷一般

五個彈中，除第一第二第四等三個彈僅毀房屋園地對生命無死傷外，算第三個彈落在趙源泉燒死傷人數最多，第五彈落在西山廟次之，因第三彈是燃燒彈，一投下來，趙源泉店屋即坍塌，波及隔壁之張萬順泰和旅館，與對門之韓源昌，羅復興飯店，石復興餅店，周玉泉商行，致將躲在屋內之男女民衆，先經彈片炸傷，又被屋料壓倒，結果燒斃的，在趙源泉店內有陳寶新，余八根，張桂生，呂運鳳，吳阿來，趙錫南等九人，在成大昌蘇貨店內有陳利蛟一

人，在商行內有周榮華、周玉泉父子二人，在羅復興飯店內有羅真良之妻女甥女三人，第三彈落在西山廟者炸死王梅花，嚴錫氏、王岳，被牆壓斃陳月芽，高新鳳等五人，兩處重傷者有尼成連、周玉筍，潘友心，陳松連等十一人，輕傷者有何運，鄭美鳳等十二人，其中傷重醫治無效三日後斃命者有尼成連，十日後斃命者有潘友心。

(三) 財產損失

五枚炸彈所受財產之損失，亦以第三彈為甚，（第一彈最輕）。計北街自市門頭韓德昌號起至鷄行陳松連饅頭店止，興源商店二十家，醫院一所，南街自鷄行三陽泰起至市門前李金龍雜貨店止，燒毀廿四家，此外民房被燒燬者有程雲生、趙源茂、施協源等口子房七座，炸燬者有馮宅及西山廟等十餘間總計毀樓房一百十四間，平屋九間，縣立中學玻璃窗全毀，損失財產約廿一萬餘，以施協源、趙源泉、吳文潤、程雲生、和豐泰、施其芳、施其銘等戶損失最重。

丙、善後工作

(一) 當時施救情形

敵機去後，黃縣長、蘇書記長、馮區長，朱局長等即督同軍警散佈各街道維持秩序，消防隊亦全體出動，第一二兩分隊在市門前分南北兩處同時灌救，使火不致延燒上街，第三隊在鷄行灌救，保住程宅，董鉅豐，吳宅，直至午後二時火勢始熄，四時挖掘屍體，得十二具，皆成炭屍，慘不忍睹，消防隊員施救盡力者有錢寶新，徐江海等六人。

(二) 善後會的組織

當晚，府公署緊急會議，到各機關法團及士紳四十餘人，公推黃縣長、蘇書記長、朱局長、錢革韻、黃秀民、葉雲溪等十五人為寧海城區空襲救災善後委員會委員，分頭辦事，調查、勸募、救濟、設計等五股，各股配主任一人，分頭辦事，次日由（接第九面）

解決抗屬問題之商榷

潔子

人們都承認我們中國爭取「最後勝利」的後盾為雄厚的「物力」和「人力」，我們姑撇開「物力」，單就「人力」供求之無限言，已遠非敵八可比，足夠敵八瘦的了。抗戰持久下去，前方兵員消耗愈大，但後方全壯丁之補充卻是驚人的，即以全人口百分之五計，亦可達到一千五百餘萬，這一數目，足以構成抗戰無限之威力，以此觀之，何敵不摧？因此，大家都認為推行兵役及戰時最迫切之問題，十分重視。惟自推行以來，無可諱言，其成績之表現，難以適稱人意。應徵壯丁，甚有視徵兵為畏途，相率逃避的。這種不良現象的發生，各方多歸罪於新徵兵人員之不力取弊，其實壯丁出征後家屬問題之嚴重，是為政府推行的最大阻力，所以與兵役問題密切聯繫着的抗屬問題。更不容我們忽視。

抗屬問題與兵役問題是整個的，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抗屬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必然影響着兵役的前進；反之，抗屬問題如能獲得解決，則可以補助和促進兵役的推行。因為抗屬問題獲得適當解決後，不僅可以激勵尚未應征壯丁，換句話說：只有拿出優待抗屬的專款，其效果要超過任何兵役宣傳的力量。

我實為在抗屬本身，最近迫需解決的問題至少有三：一、抗屬的生活問題；二、抗屬子弟在教育問題。事實上，應在殺敵的衝鋒士兵，多是農村子弟，是家庭的主要生產份子，他們的家屬，十之八九均甚貧苦，際此物價飛漲的階段，他們就幾乎全要在飢餓線上掙扎。政府對於抗屬雖然有優待辦法，但由於執行人員的執行不力，其感從中斷斷，以致抗屬能受多少優待實惠的，實在是微乎其微。而且即使能完全做到，也只能暫時幫助了抗屬生活問題之解決，此其一。其次，關於抗屬子弟之教育問題，政府雖然規定抗屬子弟可以免費入學，但我們知道，入學讀書，除了學雜費以外，其他無費的地方仍多，因此貧苦的抗屬子弟，縱然得以免費入學日

優待，也無法踏入校門，更何況貧苦人家子弟，一連相當年餘，就挑起了幫助家庭的重担，根本就沒有力量，沒有時間去受教育呢！以上這兩個抗屬的切身問題，我們將如何解決？茲就意見所及，提出下列幾點辦法：

(一) 優待抗屬辦法，應求其普遍徹底的實施，並需將各級優待會的組織和人員，加以調整充實，使其切實負起優待抗屬的任務。同時，對於實施兵役及優待抗屬從中舞弊，或工作不力苟且因循的人員，要嚴密調查嚴厲懲戒，尤其需要獎勵民衆檢舉和告密。

(二) 欲根本解決抗屬的生活問題，應不僅注意抗屬暫時生活問題之解決，更宜扶助抗屬生產。例如：各地借貸所所舉辦之小本借貸，應以抗屬為主要對象；並需加多借款數額，減少借款手續。尤需發動官自衛隊，協助抗屬，從事生產。

(三) 設立抗屬子弟學校，專收抗屬子弟，一切費用概由公家供給。同時，抗屬子弟的教育，該以生產為中心，並可採取半工半讀的方式，使生產與教育打成一片。

(四) 政府和民衆的力量必須配合起來，使民衆在政府提倡領導之下，認識優待抗屬是自身應盡之職責，隨時隨地，普遍深入，以造成社會優待抗屬之風氣。一面由政府發動社會團體，各界民衆協助政府從事服務抗屬的各種實際工作。

在目前，各方已漸注意到抗屬問題的重要了。最近，全國慰勞總會鑒於抗戰軍人家屬問題，關係兵役推行及前方士氣，至為重大，特訂定國民優待抗屬公約及推行辦法，電請各省市動員會加緊推行優待抗屬工作。在抗戰日益艱苦，正需要動員廣大的人力，以爭取最後勝利的今天希望後，方的民衆竭誠接受政府的指導，儘可能的替抗屬解決種種困難，俾使馳聘戰場奮勇殺敵的將士絕無後顧之憂，應征壯丁，樂於入伍殺敵。

從楊全字說起

阿厂

前成都市長楊全字，因囤積糧食，被執行槍決了。這消息從報上發表起以至於傳遍各地，凡是一班糴米待炊的人們，不論是從報上看到的，或是在街頭聽到的，誰不開心！

這件事，在政府方面，固然是合用法，幾三以儆百，可是我們老百姓方面說來，那派滅天良的民，敵視之盡，僅僅是槍決了這便宜了誰。應該把他的肉，切成鹽碟，讓幾不到樹皮草根吃的餓行將斷氣的餓殍們分而噬之，也可藉以補政府跟慈善家的賑濟之不足。更應該把他的皮剝下來，給莊價臥在飢饉線上待死的難胞們，用來抵沉一下朝風的侵蝕。

話雖如此，但畢竟是「死而無罪」，不該再苛求了！要不然也只能給他一個「死有餘辜」的追諡罷了！

再說到楊全字，他是個地方高級官吏，居官受俸，該是為國家效力，為人民造福，偏偏他却相反地做了違價法，吮吸民血的勾當，這宜乎其罪無可道了！

不過每件事情，舉一可以反三，越是有勢有財的人，越可以做出瀆職殃民的事，試看歷史，每件歹事，都出在顯宦巨爵，或是員外出身之手。就是較目前吧！販運私貨的，通行無阻；囤積居奇的，故抬物價；這些喪心病狂，損人利己，禍國殃民的所謂「老

(接第七面) 朱局長光，黃鎮長秀民，及縣振濟會委員潘浩三人，施行急振，災民每人發給生活維持費一元，埋葬費每人每具二十元，小孩十五元，醫藥費重傷每人六元至十五元，輕傷每人二元至五元，總計發急賑費四百一十一元(四百一十一人)。埋葬費五百四十元(廿八人領者二人)，醫藥費一百九十七元(廿三人)，又於十三日起由調查股股長於總日內調查財產損失情形，予廿六、由黨委員雲溪，趙委員佑藩發放賑款，先擇被災較重者計有羅真良、陳乾振等二十九戶，分甲乙丙丁四級，每戶自二十元至六十元，按其受災程度發放，總計一千六百九十元，兩次共發放賑款計一千八百三十八元，除由勸募股華主任子英、董委員桂芳等領柴萬成、元利號、童鉅豐號、崇效寺、壽壽寺等藥來一千四百十元外，餘一千四百廿八元，則在縣振濟款內提撥之，縣府並將受災損害情形列表呈請省方撥款救濟，總計災民九百二十戶，除三十九戶得振外，尚有五十餘戶待省款振濟。

丁、感言

(一)「天堂事」的照牌被敲碎了。據說，來，李，一般民衆，以為我們甯海是「佛地」是「天堂」，並未遭過災難，非特聯隊不會踏進來，甚至敵機也不至於投彈，每天一架，二架，三架，甚至於廿四架都飛過，都是在高空自來自去，敵人好像將我們甯海拋之腦後絕未放在心上。現在我們的鄉縣，如奉化、天台、新昌、臨海、象山等縣，都曾受敵機的蹂躪，只有我們甯海未曾光顧，然而經過這次慘炸，「天堂事」的照牌被敲碎了，以誠可不自豪了。

(二)勝過千萬張宣傳標語十百大會演詞

平時任憑舉行什麼宣傳大會，講演什麼敵人獸行和防空防毒常識，一般民衆，總是懶洋洋地提不起精神，雖不如講時的麻木不仁，可是「言者諱諱」「聽者藐藐」任你講得舌敝唇焦，上氣接不下氣，他們總是將信將疑，或一時刺激，過後亦就淡忘之，經過這一次的慘炸，各人身歷其境，深刻認識這「豺狼的真面目」，才知道他的兇頑利害，我所以說：經過這次蹂躪，對我們恬靜甯海的民衆影響，實「勝過千萬張宣傳標語，十百大會演詞」。

(三)永遠記住這血的教訓

大家記住，國家民族受侵略，個人生命財產將不保，高大樓房要變成瓦礫場，無敵生命頓時變，焦灰屍，糧食食物，衣服用品，不敵時化為烏有了，是誰賜給我們的？我們要永遠牢記這血的教訓，拚了我們的頭顱流血，貢獻出一切所有，集中我們的意志力量，驅從民族領袖，飛騰萬里的雄鷹，來爭取最後勝利！努力吧！這血的眼，不久即可以算清了！

「如果真是下他們的假面具來，那個不是有財者財者啊！」

所以愈是注重國難的時機，愈是他們！

有財者財者財（國難財）的機會，因此，敢斷定的說：

這地頭雖是狼心狗肺的日本強盜所賜予哀鴻遍野是喪心病狂的國賊奸商所造成

的。

「這者如斯夫！」過去已矣，來者正可慮！我把孔老夫子這句話引來，敬謹奉勸於這在大做其生意經大發其「國難財」的大

船板之前：請洗了你們的罪惡！還有正在憤憤看「國難財」的尋客商們，請撥轉你們

的船帆，止住你們的雄心！須知一葉根香，布衣暖。」我們各這國家多難的大時代裏，唯有清操，耐守，苦幹，才得渡過這個難關，否則，人民檢舉於前，政府制裁於後，這這前車之覆轍不遠啊！

金水村 樂還

天氣並不十分冷，要多寒暑表上的水銀柱還沒有降落到七〇度以下。田邊上小溝邊

仍然是濃綠的一片，偶然樹上飄下落葉一片，那一定是顆生命力薄弱的支幹上下來的。

然而黑日子算，秋的叫囂使去已去了好長的一段路了呀！

金水村附近沒有山，却多河，水勢固然

不是十分急，但因為河面的開闊，水也就成了滔滔澎湃的洪流。它墨天流着棕黃色的漿液，歌頌着古時英雄壯烈的浩歌，川流不息地，沒有一刻停止過。

天上有時飄來了幾片浮雲，這或許就是告訴人們說秋已來了！正因為她是跟着秋之

使者一起來的呀！浮雲像機杼一般網住了原野的四周；村子裏的炊烟像狗尾似的直衝上天際，於是浮雲回炊烟幾乎凝成一片，在各

家的屋頂上，雲霧似的，但輕鬆的飄散着。金水村就這麼成長在這平靜的原野裏，

生活在滔滔澎湃的洪流邊。

在以前它是永遠帶着古代神話的色彩，捲連在這個柔軟的環境裏，沒有吼過一聲，也沒有伸過一個腰，因此在地圖上也很難找

出它的存在的地來，當然無怪乎除了當地的人，都對它陌生了。

一年前，敵人的硝烟也居然吹到了這個被人漠視的地方來了。當他的比鄰都被轟毀

擱為已有以後，它所庇護下農民就感覺到威脅，憂悒，和悲愁。他們一向是安定的價的

像睡在鵝毛的褥墊上一樣適意，可是這裏的溫暖的生活，就像深處的煙雲將過去了。

它祇帶給那般人們一個美麗的眸子，和天真的笑聲，在臨別的前夕，而留下恐怖和生命的動搖，像春蠶嚼着桑葉一樣的嚼着他們

的心。

由於他們的自覺和先天賦予他們堅強的

工具來抗爭。結果這個傍在滔滔洪流邊的小村，沒有遭遇到敵人的戰足或蹂躪。一根小草，或創傷僅一條小犬。一直踏過了許多日子，成村的四周依然還是平坦的一片，在新鮮的顏色裏抖動着微笑一般新生的氣息。

接着這新生的小村裏像被探險家發現了勝地似的。絡繹從各個不同的地方潛來了各個陌生的臉，他們都是祖國中不願做奴隸的

人們，起初在村裏的村民看來還有些驚奇和生疏，以後慢慢的熟悉起來，像幾條支流匯

合成一條巨流，一同在新的環境裏奔騰。

就在這種新的環境中，這古村慢慢地形成了一個游擊隊的根據地。

從此，這村裏的人們的簡單的腦子裏，漸漸充實，變化，像陳四潭裏裝了新酒。

金水村的人一天天在堅強；因此敵人因為一時得不到這塊肥肉而更咆嘯，更心切地想染指，這使他們的工作更小心認真，不肯輕易放鬆一個時間。

「我們要開展我們的工作，廣幅我們的威力，消滅我們的敵人，在我們的四周。以及祖國中被茶毒的每一個角落裏！」

村裏的農民們對農民們的宣傳。

「我們願意犧牲，直到最後關頭；甚至自己的頭顱！」

這是每個農民們都有的信念。他們確已

了解了這次正確真暴力，神聖的抗戰；同時他們每個人都堅定的相信：

「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一天。這天在漫天的烽火下說來，尤似大海中的一個小波瀾；然而在這小小的村中，却是不平凡的一天。

晨曦剛才爬得比平常高一點，趙得標就揉着惺忪的眼睛邁開開步的步田，踏着滿是露水的小草，直沿田隴插入幾枝柳樹後面的小河邊；在那裏有座村門，門口架了許多戰時的防禦物，經常地踐踏着一位荷槍密彈的農夫。趙得標走去正是接替這個職務的。他是一個年青的農夫；有圓潤的臉，古銅色的皮膚，堅強的肌肉，鼓緊得象塊硬橡皮，說話時略帶口切。

他與妻在這個河邊的親戚家裏，可是他的家並不在此處，十六歲的那年，他跟着他的父母回到離此三十多里的老家去；同時生活的鞭子驅使着他的行動，十年來成了養活自己和自己的家，跑過了上海，南京，杭州……以及許多連趙得標自己都不知明他的方處生活的實際經驗充實了他自己。所以他沒有顯過幾年歲，但能知道許多「人」手，刀，尺」，以外的事，這許並不是像「封神榜」，「西遊記」，所記載的神秘的事，而是他在生活的積實上刻劃的聖汗的故事。

抗戰開始後那年的七月以後，各處的烽火相繼燃了，他被迫着到了老家。老家並不充裕，生活像淵池裏的泥鳅，然而十幾年的遊子一旦回到了自己的巢，也有說不出的滋味，無厭的樂趣。

他握着鋼鐵似的兩臂，和他老了的父親，盡力經營着這個溫暖的老家。

然而這一溫暖一在趙得標的生活裏是個很短促的時間，夢一般的叫人不能相信。就在今年二年前春的一個午後，給鬼子的鐵鷹隊佔了，連他的父母和一個弟弟也跟着老家的佃戶，流入了被破的廬溝裏。

從此，就丟下他一個，留在時代的洪爐裏。

「好！剩下一個也好！瞧着罷！」趙得標到了一個生與死的新的啓示，他忍着淚，咬緊牙根，草草的埋了喪事，就子然一身流到會別了十多年的親戚家裏來。

這天恰是輪到趙得標守衛村內。

清晨，在這天仍舊和三百六十多天裏隨便那一天的清晨一樣平靜。風帶來了秋的清息；雲層染着薄暈，川流裏響着澎湃的聲音。

田野沉默里帶着平安和輕美的情緒；就是在趙得標看來也並不感覺到生活在這天的清晨裏有和往日不同的氣息。所有不同的，就是他今天輪到了在這裏站崗。

清晨裏雖然有幾個農民們在田裏活動了，但多數人畢竟還在夢境，沒有蘇醒過來，大地的露子上隔夜的足跡還沒有被新的抹去，四周留下夜的剩餘的孤霧，寂寂的環境容易誘惑着他的記憶里找來，他又帶着那部偏僻的家史，於是禁不住雙手撫摩着滑光的柄，心頭放開了一朵懂懂的花朵。

「有那麼一個時機，親自把袋裏的子彈坎進腔去，手指使勁地一動，火花從槍腔裏迸出火來，散佈在夜的氣息裏發出無數的小花朵，對準了仇人的咽喉射去，於是一個個猝猝的險在他的手下強直了！」

趙得標用牙齒緊咬着他的下唇，嘴角邊掛上了一個無邪的微笑。

「得標！早呀！」

趙得標掉轉頭來一看，一個三十多歲，中年農夫，短小身材，原是同村的沈友生，他牽着一匹肥亮的小牛下田去。他漸漸地走近趙得標的身旁，驀然若有所思的側着耳，聽她說：

「你聽！鬼子的炮不是又在響了嗎？」

從今年二月起，這個村子裏時常可以聽到鬼子的炮聲，鬼子們把這許多炮彈作為「掃蕩」的攻勢來威脅它們認為心腹之患的游擊隊，當然這個村裏也會承受過他們的禮物；然而所得到的效果，就像一塊石子投在河水裏，一時起了幾個微弱的波紋外，隨又像未投以前一樣平靜！

趙得標靜靜一聽，果然那密聲又振動了，空氣刺着耳膜，站在田野裏的大黃狗，也有些覺得，直豎着耳朵不動一動。友生喝住了牛，正扳報着手指計算炮聲的響數。

「他媽的，放……放罷！放放一千一萬也包！」嚇不退中國人。」趙得標恨恨的說。槍從肩上升了下來。

漸漸地太陽從地下撐扎出半個頭來。東

方的天上雲華像瑰麗花園，原野裏殘破像蒼
藍色的玫瑰色的橘皮色的五彩的花燈射進了
農民們的多，絡繹地各種聲音都在響動了！
路上往來的行人也多了起來。

村裏起了「刷……刷……」的脚步聲，
是像雷而廣大的，同時響激了一片宏麗的歌
聲；是他們日常功課後上課一課的開始。趙
得福把槍槍，領着：「……三個，五個，
一隊，兩隊，春平原上，在高山頂，我是新
團長的弟兄……」的歌聲踏地走來。

雷聲響完了的時候，像例有一部份的農
民，到距離村子十多里路的一個大市集上去
，那裏是一塊荒地在敵人鐵蹄下成了的地方
。但，可在這裏我聽一些所需要的東西和精
神支持他們的生命，以及預算着怎樣可以
避免那厄運。

那天也並沒有例外，蕭麻子，王三爺，
陸阿的從他轉身逃走過去。

「喂！阿德！阿德！阿德！我打二斤白
乾！阿德！你你你！」

那天樣想他那天買來的白乾着實比村裏
的土糧來得好，阿德也才覺得口裏還像着殘
餘。味能，不禁咽了一口唾沫。

「好呷！我這你還是別吃了！喝多了又
是那麼笨！套……我的媽媽……媽呀
！」「酒皇天」，我可要不得啦！「阿德
笑嘻嘻的裂開兩片厚嘴唇，任性地搗破趙得
福醉後的囁語，嘲弄着。

「好小子！有你的嘴，回頭，老子看給

你過門？」

二小時後蕭麻子，王三爺，和提着一瓶
白乾的阿德又從市集上跑回來。趙得福嘻嘻
的把眼迷成一條線。

「別怕，得福！有情報！」阿德把酒
瓶交給了趙得福，態度很嚴肅。

「情報，敢是鬼子要來到咱們這邊來？」

「可不是！我們快去再說！」

這短促得體的站班時間已過，村子裏跑
車另一個農民團生車替代了他的職務。於是
他們兩個人用最快的跑步風一般的捲進村裏
去。

村員兼隊長沈家生接到了王三爺和阿得
的報告，興奮得像新婚之夜一樣，臉上急伏
着愉快的難忍的笑容。

「弟兄們！」他極力靜定着自己的情緒
：「今天我們可幹這一遭了！只要鬼子不怕
死，敢來試試看，那麼勝利總是我們的！
」隊長是個又高又大的雙料個子，他有極商
相的行動，然而使人不信的有精密的計劃。

他一時也會對弟兄們罵出庸俗的粗暴的詛咒
來，可是他總是真摯地親熱地愛護着他的同
志。他爲着這村子的安全。可以忍受痛苦，
犧牲個人。

「不過弟兄們！我又得問一句，你們怕
不怕？在得到勝利之前，我總得預備着犧
牲呢！」隊長故意把問題說得嚴肅一點，把
空氣掩得森沉一點。

「我們不怕，狗才怕呢！」四十多個年

紀不同而體質一樣茁壯的農民一致吼出了答
語。各自揮動着插得緊緊的拳頭。

「好！那末讓我們來計劃！」

「依我說……」担任政治指導的金有
爲開口了，他的面孔瘦瘦的似狹長形，一天
到晚總是蹦蹦跳，狗樣跳，沒有一個休息的
時候，也從來不見他有個疲勞的時期，誰都
歌頌着他的精神，他搖擺着，條驢耳似的身
體，嚴肅發表他的意見。

「在這個時候，既然我們總脫不了用武
力去同他們周旋，可是我們應當用鬥智的方
法來減少我們的犧牲，所以我說，這次不妨
把我們的弟兄潛伏在四周適當的地方，讓出
個空有的村莊，同時請幾個比較城鎮的同志
，化裝成婦女遠遠地引誘他們到村後的東隅
，然後開始射擊，那時鬼子退又不能，進呢
？前面橫着河流一條，在激流混亂驚悸的環
境裏，他們當然會盲目的作新的嘗試，想越
過河流而逃命，我們就預先在河的對岸預伏
着一小隊，那末即使鬼子不在激流中淹死，
也難從岸上或岸邊的死屍了！」

指導員一連串迸發出鋼一般的聲音，激
動着許多民衆的心情；最後指導員發了一口
氣：

「隊長！各位弟兄！你們說這法子行得
行不得？」

「好極了！」銀隊長把那隻鐵硬的拳頭
在空中施了一個圈子，然後在桌面上敲出震
天的巨響聲。

「就那麼打！各位弟兄！誰願意扮姑娘？」

「去！沈德發首先挺身而出，他有晰白的臉，瘦小的身材，扭捏的行動，很適合這個角兒的條件。」

「我也去！」

「我也要去！」

好幾隻手瘋狂似的在空中揮動，誰都想嘗嘗談情說愛的滋味。

想得很的心裏也起了一個衝動；想說：「我也去去！」可是他知道自己身材與嘴臉不配扮「皇軍」所「優美」的，就忍住了他這說的話。

人數夠多了，各人的心裏開了花，芬芳的氣息增進了每個人心中以新生般的力量。

沈德發等為明瞭自己的目標起見，就選定粉紅色的上衣，葱綠色的褲子，開始裝扮起來，頭戴了藍白毛巾，掩塞住頭部的缺憾；再抹上一些白粉，不要說遠處的看去，就走近處看來，霎時間也當他是「皇軍兒兒」哩！何況「皇軍」們又是羣急色鬼呢！

在嚴肅的場面裏，看到這個滑稽的扮演，大家不自主的放出放肆的有意的聲音來。

隊長也禁不住先笑了！但接着他就收斂笑容，加緊阿德到前面的村口去放哨，如果一有風聲立即報告，開始佈防；同時通知戰鬥員都集中在一起，非戰鬥員暫時隱避在村側的田野裏。

村門口兩個哨兵阿生和阿德一刻不放鬆的閉眼去望前面；或者用耳去測聽空氣中有無奇異的響動，然而阿德跑了個多鐘頭，還是沒有動靜。

阿生不耐煩地說：

「阿德：我看鬼子是不敢來的！」

「這却難說，要來總是要來的。」阿德很堅信的，他一個個向後轉，身子站得像石柱一般。

突然，便發現了什麼奇跡，阿德迅速地上一個土崗，用手遮在肩上，存細的凝視着前方，片刻，他呼喚：

「喂！開生！那話兒來了呀！」

這話給開生的心臟加以暴跳的興奮，他也跳上土崗，遙望到前面，大概有六七里路的地方，蠕蠕着一長列黃色的東西，中間夾着幾匹棕黃色的馬。鬼子當真跑到這裏來了。於是他們不再停留，捉着槍，飛奔似的跑走了。

「開生！那話兒來了呀！」

於此，組織成預定的計劃佈防起來，預備的職務是潛伏在河流的對岸，負責最後的使命。他十分興奮；想這次總可給我達到願望了！他匍伏在岸邊的長草中，沿河邊有七八個同志。

把一切關於戰鬥方面所應佈防的事都佈防好了，於是隊長隱避在村中，偶爾預定開始射擊的那地方，等候相機發令。指導員裝扮了一個年邁的老農坐在門檻上曬蛋子。

他們對這次的戰爭，就像開了阿德在屢裏捉麻雀，機有的把握。

「皇軍」進來了！二十多個日本兵穿着一樣的制服：黃衣褲，大皮靴，三匹瘦馬，一挺輕機關槍。他們慢慢地前進，生怕撞着了他們所不願意碰到的對象——遊擊隊。指導員若無其事地曬他的蛋子，三個大紅大綠的村姑從旁邊過去。

沒有一件事阻礙着「皇軍」的行動，終於他們踏進了村門。一個掛長刀的傢伙，老遠就在嘻嘻的喊：

「花姑娘，漂亮的花姑娘，嘿嘿……」

花姑娘眼嘴一笑，「皇軍」們忘了一切的恐懼，加速地進入村中來了！他們眯着眼睛，目不轉眼地望着三個花姑娘，掩沒在一團屋子的轉角上，脚步又加快了些。

「老頭兒！」

一句生硬的命令式的中國話，把坐在門檻上曬蛋的老頭兒驚醒過來，他馬上站起來鞠着躬，做謙卑的樣子：「是！」

「你的人，那裏去了？」

「都逃走了！先生」老頭兒又鞠着一個躬。

「逃走嗎，嘻嘻！我們的皇軍是厲害的……」

「你的，說，花姑娘有？」掛皮帶的那個傢伙急切地問。一手指着那三個花姑走去的方向。

基 石

魯 平

「他：有的，就任那裏囉！」

「皇軍」們對那老頭丟下一個不屑的眼光後，就匆匆地又問花姑娘走的哪條路？撲回村後去。

指揮官像放下了，一副重負似的，抹去額上的汗珠，拉去他下假裝的鬍鬚；手向上揮，接着就從西野匆忙逃了許多戰士，跟着又擊退在各個地方。

「皇軍」們，轉入裏面一遭，果然散見花姑娘還在前面緩緩地前進，他們想用做作溫柔來征服她們，所以並沒有露出凶有的獸性來。他們祇放開了喉嚨：

「來，來，花姑娘，大好的，皇軍跟你談談！」

前面的花姑娘似解非解的回應一笑，這使皇軍們瘋狂了，於是漸漸地露了本性，飛奔着向前撲去。可是一個個濤父不見了姑娘們的影子。

藏在「皇軍」前面的是一條滔滔澎湃的洪流。

全然出於「皇軍」意料之外，從後面湧起了幾聲槍響，驚起狂妄的鬼子，這二十多個人急急的跳起來，抓住自己的槍，可笑到慢無目的的亂放亂擊；慌張的情形，在軍隊長的眼裏看來可笑而又可憐，像臨刑的笨豬。

外面的槍聲由稀而稠，向着鬼子們躲避的牆角邊射擊，閃爍着一條條細花的火線，青青的煙圈直升到半空中。

敵人全賴這枝輕機槍來支持這個戰局，

可是還不久，那個機槍槍傢伙給敵人火力最近的軍隊長擊壞了，三匹可憐的瘦馬先後睡到地上，他們就像失了主宰的帆船，在大海裏亂旋。

「不能再支持下去了！」鬼子們也許想到那裏是越過那條河流，跳出水火圈，他們漸漸地向河邊退去。

一切就踏上了預定的計劃。

「通通，通通，通通」幾十個「皇家陸軍」變了海軍陸戰隊。

會游泳的首先跳下水，不會的也只有嘗試去以冷水向上起了幾個大泡，就不再浮上來。這麼着，可憐的皇軍已去了大半。

「皇軍」來呀！我同你們親善親善。「三個花姑娘出見了！他們正在岸邊批准了河裏游泳着的「皇軍」送他們一批最後的禮物。

餘下的詩言是留給隔岸的弟兄們了！

趙得標在長草裏已疼得有些厭倦，他把子彈上膛了好些時候，然而老是不聽到有些動靜。他們又困難地換過了一些時候，只才槍聲從前面傳了來；十幾個眼從茅草的隙縫裏注視着隔岸的動靜。

從槍聲的出處而進，他們知道近來了，接着河裏起，幾個巨響，他們的子彈就直射下去，河裏飄起無數的血花，把黃色的河水染成了紅色漿液。

於是，趙得標得意地笑了！村裏的人們都滿足地笑了，滔滔澎湃的洪流，再努力地歌頌着古時英雄壯烈的浩歌！在可愛的青天白日旗幟之下。

完！

在沒有講這個故事之前，請原諒我的嗜嗜；在這里先要敘述一個被摧毀在戰神的鐵翼下的城市。

那是 個十月的秋天。是穀粒上庫的時候。雖然不時地捲起了秋風，但中午的陽光仍然焦炙得皮膚發燙。雲堆像扯破了棉絮，天是蔚藍得深而可怕。兩禮拜前大風雨的潤澤到現在被這烈日趕的一絲不剩了。

因為曾被大水阻斷了數日的城市與鄉村的交通，今天的市象特別顯得煩躁，活潑而壯健。人羣匆匆地來又匆匆地過去，肩膀挨着肩膀走；數日來浸在地窖中的街市，開始送出陣陣血腥的惡臭；討價還價的爭吵，明藍的市招在迎着潮湧的人羣誘惑性地搖着頭。

等待到一個多鐘頭，終於在十點相繼出脫了他們的兩担柴。維雄與他的爸爸，撲撲衣袋里的八毛柴錢，暗暗地慶幸他們今天的幸運。

「拚起來一元六呢！不算少呀！」

走出了廟主的門口。揣了把臭汗，緊了緊腰把，背起了柴担，父子倆不約而同地轉了一個灣，向朝雨的大路上走去。

字袋子進城門，這一元六毛大洋，實足以使他倆肚。愉快地走着，街市上的一切，對於他，都足以使他興奮，使他活躍；穿

透機的心，他倆居然就似一對尊貴的國王，檢閱着他的御車，遊城時的一切空虛與胆怯的心，都消除了，現在，他只有大膽、尊嚴以及結實的口袋；而且，他倆破格地踏進這素不相識的商店。他摸了一摸腰把的口袋，還在著，這一塊六毛銀，付了銀錢，因為女兒風香的瘧疾病重，又到隔壁藥舖買了兩顆大寶來藥丸。一聽這警過了一下的奇怪的時候，脚下的步子不覺就加快起來。

「維雄，走快點，縣堂里遲了走不進的。」
向面，沿着筆直的街道，到一塊大招牌下，往右手轉，穿過了用石子鋪的廣場，那兒矗立着一座高大的鐘樓，x x 縣政府——他倆住那邊走去。

問過黃衣姑崗的警察，他倆窺促地依着警察所指的方向，繼續前進。
「做什麼的？」
從小木屋中，喜地閃出一條人影，他倆怯怯的心，不免突地一抖，停住了。好奇地看那人的佈滿紅絲的眼。

「聽到嗎？問你做什麼的？」
他倆偷地問下里，那塊釘在小木屋上的藍底白字，傳達室！的牌子，蜘蛛網般散着，而且明明瞭瞭着他，他害怕地低下了頭，吃吃地說：
「先生，給我開腔，此地聽說有農民；」

「什麼？」
「農民借貨所在什麼地方？」
「太遲了，已經下辦公廳了。」
「那末不能，……」

「不能夠不能夠，來得這樣遲，下午三點鐘以後來。」
像一道死罪的法，他呆立者不動，也不知道怎麼移動。他倆望着這粗後腦特大而圓鈍的光頭，相對着失望地嘆了一口氣。
憤憤地出了縣堂，一邊無微不至地想，一邊鬆軟地踏着原來的路，他自言自語地說：

「要到下午三點鐘。」
維雄像料到他老子的心思似地說：
「還是先到柴行中去坐一回吧，打算中餐回去遲點吃。」

又默默地走，默默地走。
突然一陣喧嘩，縣政府擠出了一大堆人羣，許多原先在街上買東西的人以及維雄他們，一看這情形，不問底細也莫名其妙地跟着他們往西處亂奔；警察在不住地揮手；可是且有人部份的人，仍是站在店屋的廊下，仰臉看碧藍的天空。

「散場西處」不知是誰無形地把這句交錯着每人緊要情緒的話，依次地傳遞了下去。可是聽不見兒富富的警報。
樓聲漸漸地跌下了。到了縣城的上空，其間的雲忽然地下降了，並且慢慢地轉過灣來。這才再度引起人們的注意，站在廊下自命為胆大的人，現在也開始雜雜入羣里逃了。接着第二架第三架；也次第降低，並且也依次地轉了灣，在空中打起迴旋來。

旋轉了好久，就在這空打迴旋的那一剎，突然地急降，儘量鼓動着空氣激起瓦片忽明忽暗的劇響，接着才「轟」的一聲，被炸的屋背噴出一堆堆泥塊的黃煙。
「轟炸開始了！」

四架飛機輪流着在低空盤旋，好久，第二架又急降了下去，但這回沒有響，只見被炸的地方開始冒出了黑色的濃煙，一分鐘功夫，那黑煙的地方漸漸地擴出了血似的火。火頭被猛烈的風吹着，灣向西南，延着大街燒去。
如此地繼續了一小時的功夫，又投了二個彈以後，機聲漸漸地遠了，人們鬆下了一口氣。

救火隊回警鈴開始響了，尖利的哨音激盪每個人的心腔；火頭上加上了一枝枝長長的水筒。

好容易才救熄了火。騷動在各處滋長着；有家屬的屍首裝上棺材後連串地往荒野中「抬」，「抬」！
縣城被炸的消息，一下地傳遞了四處的鄉村。

現在，感謝各位聽完這個故事時的心，就讓我「言歸正傳」吧。
十月的田野，焦黃而濃豔，野黃菊密茂地倒掛在山邊的斜坡上，四處散溢着成熟果的香。

去年雖說是走私開了米荒，一元錢也還買這麼三升，可是今年，天曉得，種田時的旱災，八月到了又是水災，今年吃什麼？不要說飯，連糠都沒得吃罷！
連日的蒼，近日的脾氣，的確有點古怪，一跌下田，看着這殘株乾天不足而向秋天又被大水淹沒了，爛田毛似的對半白的稻穗，就毫無端地發氣，頓燥與焦急。
「要不是看了他人如氣的話，我老早就想割這耐成的東西了，三粒半穀！」

「叮叮噠噠的有聲說，但曉日沒有拾起頭；隔中的那個也只是隨便地帶了一聲。吸好煙，懶懶地站起身子，伸手去摸腰間的那把小刀。」

「誰這小鬼，說着什麼瘋話去了，到這？還不回家！」他自言自語地說着，有根像不肯回春的樣子，把指頭微微地指了指東邊的田角：

「你，那邊不是嗎？」

他懊悔地先前的過失似地，用手擦了擦額角：

「呀！來我！我以為他又吃懶啦！」而且又提高着嗓子：

「死鬼，還不死來快，飯碗吃飽嗎？」

但一而且仍是挑着飯籃慢吞吞地走。他躬下身子，讓刀鋒到背稍使向腰際，開始在他的脚下呻吟着。

割了一陣，太陽慢慢，垂直。他有聲沒氣地說：

「幹費沒有來要過嗎？」

「要什麼？」雞籠驚地瞪了瞪白眼。

「要什麼？不就是去！料理你媽的喪事，欠下千元錢呀！唉！雞籠！你也有這點兒年紀了！還是這般的不懂事的！」

「喂，他這別請來傳教的，就叫你照時價算給他主費。」

「他媽的三粒半粒！」

太陽漸漸地往西。他倆踏出飯籃裏的飯來。

「一碗烏頭菜，一碗紅飯，他倆也動地呢。」

「這句話聽得好的，曉曉下去，往心底沉。」

太陽整個兒往西了，雞籠成了許多瓜皮甕子。

雞籠挑着兩大串穿穀，在夕陽中踏着歸家的路。

在門口放好担子，摸了把風事的袋得發燙的額角，他回轉頭來。

「雞籠，明天市口，借幣十元來還了他再說，先住借幣所走走，借幣十元來還了他再說，在午間是還債，雞籠藏生穀的好，米酒還買一瓶，順便也給鳳鳳買兩丸來，聽說最好是大寶來，你一天不要忘記了。」

縛好柴，鳳香在床上升着香茶。

是雞籠被炸後發的次日。

實在走得太疲乏了，再加之是一個剛病的身軀。鳳香頹然地依在城邊的土堆上歇息。

但轉想到立刻就可看到她一天未見面的父親與他的弟弟雞籠，又勉強地振作起精神，向着前走，進了城，她急急地呼吸，激得她降起的乳房一上一下地波動。

擊成條發燙染了痘痕一樣，刺下的是緊閉着門窗的房屋。各處區開始挖掘着被壓斃及被爛在倒塌了的磚瓦下面的失蹤者的屍身。

瓦礫場上送來陣陣人體發焚後的難堪的臭氣。

但是，她到什麼地方去找她的弟弟？

城中的人都逃光了，他們不逃嗎？他們還在替她的病買什麼藥呢？或者他們倆還在借貸呢？這樣地想着，她開始在陰慘慘的巷子裏街道旁徘徊。

穿過了巷子，又過過了大溝，她不住地

在這不相識的四周打旋。但這回，他非住

決地往東邊走去。

到了這一條矮屋的矮牆，被敗的門緊閉着

「這是她的姓姓家。一頭像侍的心緊鉤住她

地敲門聲，並且不絕地呼喊着；但見不見

回答，也不見走出一個人影；

洞穿了一層，她大聲地呼喊着；

弟弟，她又開始在各處徘徊；

現在，她的腳底踏着了瓦礫了；

拾起了哭聲，人身子堆成的牆，裏面傳出嘈雜

而悲哀的哭聲，嗚嗚不見什麼。但她是：用

力地擠開了人羣，她望見了一個深深的炸彈

窟，旁邊放着一口黑漆的棺木。

她盡量地注視着一位四周人們的臉，且

沒有一個相像的，於是她失望地開始着她的

徘徊。

旁邊走過兩個男子，他們在談話，她聽

不清他們所說的，但這兩句且特別地刺痛着

她，深深地印入她的腦海，而且引起了她的

希望：

「那邊火場你有看過沒有？那真是慘呀

，單是一處就挖出了五具，而且其中有二具

相抱着死的屍物來，不避而燒死的。」

「呀！在那裏……」

她不由自己的追上去，跟住，

後，其中一個忽然地掉轉頭，她受驚地呆

立着，看他倆漸漸地走遠，她又猛地追上去

，比以前更緊一步地跟着。

走，走，不住地走。也不知已轉過了幾

個灣。脚也軟了，腿也酸了，看看蒼蒼的暮

色已漸漸地緊壓住眉心，好容易才找到她所

屬望着的目的地。她看看火燒盡了的頭

腦散着的，以及廣漠的火場，她無力地倒在

去了下午錢的二個相抱着的骷髏旁，溫和地

睡去。

……

……